

“唯有故事永恒”

□子禾

《悬浮术》是一部想象奇崛、内涵庞杂又极具张力的小说,无论是频频闪现的悬念和摇曳多姿的叙述方式,还是整体的结构架设,或是文中探究的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都使这部小说在地形成了一种漩涡般新颖的内吸力,促使读者读下去,且总能在阅读中体会到一种奇妙的空气稀薄感。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大概类似于麦克尤恩短篇小说《立体几何》的感觉,理性告诉读者,通过纸张折叠来让一个喋喋不休的妻子消失是不可能的,但沉浸于阅读中的那个我却趋于相信是可能的,所以亦真亦幻,心惊胆战,时时感到空气稀薄。即是说,《悬浮术》营造了一种持续又深刻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不仅来源于悬念的制造和多变的叙述腔调,也源于小说所探究的科技问题于人的迫切性,比如会让多数作家无法淡定的“AI福楼拜”、人工智能时代人的生死问题、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威胁等。

在ChatGPT火热的当下谈论这些问题,极其自然的,时代环境使它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感,科幻感与现实感在这本书里高度交叠。但这种交叠并非源自《悬浮术》诞生在ChatGPT火爆期这件事,关键在于作者没有像多数科幻作家那样,将故事设置在遥远的未来时空,而是设置在一个既像当下又像未来的暧昧时空,并在小说中注入大量现实细节,探究现实问题。这些现实细节在构筑真实感的同时,也加强了小说的内吸力,不断提醒读者:这不是未来科幻,而是科幻现实。这一点与塔可夫斯基的电影《索拉里斯》相像,塔氏避开一般科幻电影关注的人与未来生物对生存空间的争夺,探究未来空间中人与灵魂再现的问题,从而使作品获得了切身的现实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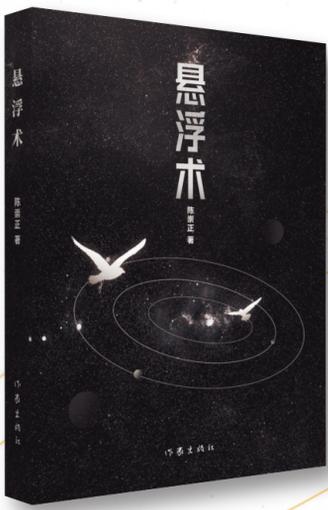
《悬浮术》的内吸力,还源于小说故意为之的一种对抗式结构。所谓对抗式结构,指的是作家将两种以上看似不相容的元素群并置,使其在相斥的同时却由于强大主题的包容性而并存于同一个小说时空,产生强烈的张力。比如作为章节名的九种鸟类,白鹤、乌鸦、黄雀、鸚鵡、夜鸦等(也包括小说中的老鼠、蝙蝠),这些鸟兽是传统的自然生物,而不是一般科幻小说中的科技造物,所以让人有与科幻主题不相容的担忧。陈崇正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如上所述,小说中有大量现实细节的描写,为这些鸟类的存在营造了合理的栖息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对传统自然乡愁式

的眷恋、回顾与向往,鸟类正是这种乡愁的具体寄托。作家似乎要说,尽管在科幻感如此强大、科技压迫如此明显、人已半机器化的时代,人的内心依然保留着一种返璞归真的田园牧歌式乡愁,这乡愁正是人之为人、人不同于机器的根本点。以鸟类和山林(桃花林)为象征的传统自然在小说中与科技世界并存,营造出一种自然世界向科幻世界过渡的空间(使人想到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接合),同时也形成一种深刻的撕裂感。这撕裂感十分珍贵,因为它主要是一种警醒,既警醒我们自然意味着什么,也警醒我们科技意味着什么。

对这种撕裂感的表达,《夜鸦》一章尤其精彩。这章以主人公戴友彬写给钟秋婷的信的形式呈现,内嵌了一部作为美人城游戏公司故事师的戴友彬所写的故事作品《碧河镇脚本》。戴友彬是自幼被植入了“虚拟鸚鵡螺”的半机器人,在当时的科幻世界算一个处境不错的打工人,因而以古代生活为主题的《碧河镇脚本》在这里便有了意味深长的象征性——即便自幼植入机器人元件,依然不能改变人的自然属性。别的章节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根本上不是技术性和器械性的产物,而是情感性的。这可以看成是作家面对世界机器化时的表态。

这一章对科幻化现实的描述与对《碧河镇脚本》的转述,交叠推进,如同海浪翻滚,此起彼伏,一方面是科幻世界的科技感、紧迫感、压抑感、厌倦感,一方面是剧本世界的自然感、舒展感、自由感、活力感,如同现实与梦幻,形成了一种既对抗又互文的关系,巧妙而深刻。这种对比与互文形成的光影交叠,既扩展了小说的想象空间,也加深了叙述层次和主题。当然了,《碧河镇脚本》显然也是陈崇正的用心之作,其中对碧河镇这个中国式小城的构造、对中国式武侠的想象,对中国式生死观的表达(如人死前会进入一片美丽桃林,坦然等待死亡降临)都有明显的“中国风”和传奇性。

由于《悬浮术》这个极具科幻暗示的书名,我们会自然地这部小说作为科幻小说来读。但作者本人并不这么看,至少不认为它是单纯的科幻小说。事实也是如此,比如小说营造的并不是一个纯科幻世界,似乎也没有一个围绕科幻问题展开行动的主人公。戴友彬只是这科幻化世界中一个身藏科技元素的人,他的生活并不围绕某个科幻问题展开。小说中多次提到机器人反攻人类,似乎也只在为这个“科幻



感正在变为现实的故事”的展开营造一种氛围,或者干脆这样说,是意在为讨论(言说)诸多有关科幻化的现实问题营造氛围。

这样说大概是恰切的,因为在阅读过程中,可多次感受到小说的言说兴致,以及作家从这言说中获得的快感。我感受到,言说中的作家陈崇正是舒展而自然的,几乎滔滔不绝,面对整个世界打开心扉,像老朋友一样知无不言地说出他对诸多问题的理解。比如由曲灵而谈及的女性问题,由《鸚鵡》一节的无名叙述者而谈及的AI问题,由陈星河而谈及的哲学问题,由戴友彬等人而谈及的生死问题 and 创作问题,由其他诸多人物而讨论的人的问题、欲望问题、社会问题、生活问题和科技统治问题,等等。

诸诸多言说中,尤有深意的当属由戴友彬引出的创作问题,它使《悬浮术》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元小说的意味:作家一边写作一边解释为何这样写,以及这样写的意义。正是在这个部分,陈崇正既谈论文学,谈论一个小说家对故事的信仰,也借机对这部小说进行了坦率的阐释。他说“唯有故事永恒”,又说“苦乐终究难明,复杂的情绪是我对游戏脚本最基本的要求。而故事显得破碎,对于一台机器来说,又有什么所谓呢?它们要的,是逼真的场景和细节,像一个真实的白日梦”。我想这不仅仅是自我注解,更是一系列多元方程式中一个不可或缺密码。

《悬浮术》评论

□陈吉楚

悬浮：对科技反噬的隐忧

当下,ChatGPT及人工智能被热议,我们看到,随着ChatGPT不断升级,写作变得越来越智能。近日余华和王安忆在对谈时谈到,ChatGPT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理由是写作乐趣会缺失,AI写不出有个性的作品,作品或许完美但是平庸。我们的人生是超越了科技,还是悬浮其上?当我们对美好生活产生期待时,是不是也应该警惕科技对我们的反噬?陈崇正的《悬浮术》正好可以回应这些隐忧。

在第一次机器人战争以后,美人城集团意外发现了一种可以剪辑历史的超自然力量。随着人工智能高速发展,量子计算机开发了与更高文明进行沟通的算法语言,最终美人城集团以戴友彬采集生命故事的能力为筹码,完成了和更高文明的交易。随着戴友彬这个在睡觉时被植入虚体的虚拟人和编辑曲灵、妈妈许嘉晴、爸爸戴大维等人物的故事展开,机器人上场了。它们开发程序的速度是人类的几十倍甚至几千倍;它们对人类的进攻是从一个叫“姜太公”的赌博网站开始的,拿到网站最后的钥匙,世界就是它们的了;它们总在计划着如何升级人类的记忆,让人类成为可控的虚拟人。机器人如此智能、厉害,以至于钟秋婷希望机器人早点到来,让自己变成2.0版的智人。

在《悬浮术》中,AI、机器人、现实虚拟人等技术,看似智能,代表了科技进步,却把人变成了虚拟的人、悬浮的人。“机器人都要来了,人类就要完蛋了”,这是小说中一句具有警惕性的话,并不是虚言。多个城市发生无人驾驶汽车袭击人类事件,居民下楼随时有生命危险;钟秋婷成为直播的“角儿”后陷入游戏之中,身不由己;人类成了科学的羔羊,随时可能被宰割。于是人们纷纷开始怀旧:三个年轻壮汉进城去玩小时候玩的“刀剑无情”游戏,老人坐很慢的绿皮火车出去旅行

怀旧,美人城游戏公司的寇主管,本身已经踏入了人工智能的世界,却也收藏纸质图书,用着非常旧的手机。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钟秋婷的妈妈毕春花接受了戴友彬提出的所谓“特别医疗生命扶持计划”,在七个月零九天后死掉了。死掉也就死掉,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根据协议,她的大脑将被永久拿去研究,而所谓研究竟然是大脑被人工智能抓去当司机,不停歇地驾驶,变成没有灵魂的机器,以至于钟秋婷大骂戴友彬“王八蛋”。这也许是作者在呈现对科技反噬的反思时最有情感冲击的一段。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戴友彬对升级成为2.0版的智人存疑;钟秋婷在第二次机器人战争中成为时空剪辑技术的“祭品”;人类程序员戴大维相信最优秀的程序员与生俱来的灵感是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甚至能够证明自己比人工智能程序员更为优秀。这群人物的内心彼此隔绝,并没有生活在大地上,而是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悬浮的人生状态。

有趣的是,当ChatGPT给《悬浮术》这部小说写出48条推荐语时,其中就有多条印证了科技反噬的命题,比如“机器阴影中的特殊生存环境,悬浮的人生状态”“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对科技反噬的隐忧”“科技之门,进则可通未来,退则堵塞人类的生命之路”“探索科技反噬的深层含义”“思考科技对人类的影响”等。对科技反噬的反思是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作者的自白:“不要将科幻未来想象为崭新靓丽的世界,机器人的铁臂上也允许锈迹斑斑。作为作家,我关注的就是铁臂上的锈迹斑斑,而不是高科技带来的美如画和玻璃光泽。”

从《分身术》(2017年)到《折叠术》(2018年)再到如今的《悬浮术》(2023年),陈崇正“寓言三部曲”的写作明显是有宏观意识的,是新南方寓言。这里的“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术、谋术、道术或者别的什么术法,而是交织魔幻与现实的人类路数和智能却异化的机器程序。他曾解释过,分身术是欲望膨胀的表征,折叠术是欲望向内坍塌的结果。那么悬浮术呢?若合并前两者的说法,悬浮术就是欲望膨胀、向内坍塌后人类悬浮的最终结果。

年轻的心不能受困于一场小小的“聚会”

——评常潇湘、孙铎《春天里的同学会》

□夏宁竹

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各有各的难处,很难用一两句话甚至整本书去概括当下社会年轻人的状态。于工作,他们刚刚脱离职场新人的头衔,正转向熟练老手的名号;于生活,他们作为子女从家庭独立出来,自己去探索新的生活模式。这样的“半熟”青年再次相聚时,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毕业七年,一场始于春天的同学会把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人聚到了一起,如一枚投入湖中的石子打破了平静,翻起一朵朵浪花,把隐匿于水下的大事小情翻腾了出来。正如这本书的开头所说,来参加同学聚会无非两种原因,一是有想炫耀的事,二是有想见的人。他们表面风平浪静,实际暗地里波涛汹涌,有意无意的攀比、虚情假意的念旧、明目张胆的嫉妒、生活现实的窘迫……29岁的李薄荷深陷这场聚会带来的风波之中,除了工作上躲不过的变动,还和辞而别的前情人相见。正是这场聚会,把毕业时潜伏在深处的问题一一呈现在大家面前。随后发生的那些故事,都围绕着这场聚会展开,这些毕业多年的同学,也因聚会而命运相交。

作者常潇湘和孙铎生于上世纪80年代,现在的他们大约30多岁的年纪。这个年龄段的人比较特殊,处于从年轻走向成熟的阶段,正在成为社会上各个方面的中流砥柱。使用书中评价女演员的词来说,就是“中生代”。他们的文字比年轻人多了一份老练,与特别老道的人比又多了许多年轻的气息。小说以女性视角来观察职场与生活,笔者猜测,可能身为女性的常潇湘执笔更多一些。

常潇湘是影视编剧,创作过《武工队传奇》《第二面》《地雷战之锄奸行动》《美女不坏》《法医秦明之致命小说》《飞行日志》等多部影视作品。这里面有很多是悬疑题材,也许这部青春题材的小说是她的一次新的尝试,使用非常轻松幽默的语言描绘了一场精彩的人生片段。这种书写方法的妙处在于,不同的人会在语言的流淌中看到不同的心情。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看到是一群人稀松的平常,料想也许会有一些意外发生,但总归要恢复平静;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被作品裹挟进暴风雨将来的境地,看到了文字背后的无奈感。得益于作者扎实的语言功底,栩栩如生的人物及扣人心弦的金句频繁呈现在书中,不时让人莞尔会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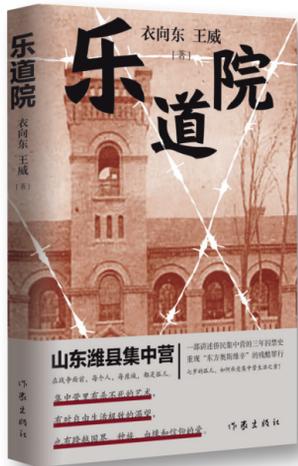
“聚会”是整本书的关键词,一切因聚会而起,书中一半以上的人物在聚会情节中登场。这场聚会是这群毕业七年的年轻人生活状态的小小缩影,有些人当上了大老板,有些人生活大不如前,还有些人在不变的性格背后变得更加成熟了。是聚会把“离别”变成了“相见”,再次相见的这些同学却好像重新认识了彼此,在同学情谊的基础上对对方有了更新的认知。在这里,李薄荷与池柳共租一套房,每日相见的姐

妹却在聚会后变得越来越陌生;李薄荷与身为老师的江野达在毕业后无任何联系,却在聚会后破镜重圆,甚至商量起了婚事;李薄荷与同学张群共赴同一公司,是下属与上司的关系,却在聚会后阴阳两隔。有趣的是,原本在上学时并不被看好的隋郁和夏昭两人,各自自在李薄荷陷入困境之时拉了她一把,把她从生活与工作的深渊之中拯救回来。一个聚会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轨迹,张群的去世看似是一个意外,其实后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一种必然,这种在意外中充满必然的情节,如同细雨一样慢慢浸入到书中每一个人的生活中。

李薄荷与池柳之间关系的变化是被作者浓墨重彩书写的。不知不觉间两人越行越远,不知是公司领导张群意外去世的影响,还是李薄荷与江野达复合的缘故,闺蜜亲密无间的关系有了裂痕,彼此都有不想让对方知道的隐情。她们原本是关系非常好的同学,毕业七年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又在同一家公司上班,说不了解彼此是不可能的,究竟是什么打碎了这种平衡?作者把她们一点点变化的原因穿插于书中的不同角落,读者会发现这不是池柳一个人的错,也不会怪罪书中任何一个人物,因为置身粗粝生活的人会明白,大家都为了自己而生活。从春日同学会开始,到初冬的第一场雪,人们散了又聚,聚了又散,如同舞台上的登场和谢幕。

除了人物,这本书频出的金句更加吸引人。比如李薄荷在应聘新媒体公司时被拒,对方告知她“不够年轻”,她只好自我调侃说“还没上架就过期了”。比如女艺人梁浣在互联网上遭遇诋毁,李薄荷想到“这个世界对女人的评判标准比男人苛刻多了”。再比如李薄荷在工作中吸取到的一个经验,“行走江湖,你得适度地允许别人势力眼”。还有一句对当下科技生活的精妙评价:“科技发达了,人心却懒了,有些东西被科技记住了,便不再走心。”作者借由书中人物之口道出了诸多真相,都是生活中悟出的真理。一边讲故事,一边讲道理,实际上是比较难把握的写法,很容易变成说教的“毒鸡汤”,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整本书里几乎看不见大段的道理,却又处处是道理。

莫言曾经在了一场新书发布会上对年轻人说:“你们这么年轻,有困难就克服它。”似乎年轻是一切生活困难的解药,年轻就意味着有时间有成本去试错,有勇气能探索未知的人生。希望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龄稍长、阅历更广的人,读罢这本书,都会对当下的生活有一些小小的感悟。无论什么时候,当下的你就是剩余人生中最年轻的一天。年轻的生活不能被困在一场小小的“聚会”中,人生的任何时段都可以绽放出自然而青春的光彩。



正义点燃希望的火焰

——评衣向东、王威长篇小说《乐道院》

□黄宾堂

衣向东、王威的长篇新作《乐道院》,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这倒不是小说的故事有多么曲折精彩,而是我喜欢小说那种从容的、略带忧伤又不失优雅的调子。作家将集中营内的外国人编织成一个有机却不失独立个性的整体,他们中有不少是银行家、教授、医生、艺术家、法官等上流阶层中人,突然一夜之间成为集中营里的囚徒,成为失去自由、只能在日军枪口下卑微活着的人。这种落差无疑是巨大的,但作家并没有声嘶力竭,没有使用情绪滚烫的语言,甚至连一次像样的冲突都没有。作家始终保持用一种隐忍的、相对平静的笔调叙述,就像在盘山路上始终踩着刹车开车一样。当然,在遇到较长的直坡时,作者偶尔也会释放一下。比如小说有这样的场面:饭前领到的刚被开水消过毒的碗太烫,有人就游戏般地将碗抛向空中倒手,最后被传为笑谈,人们做着同一动作,变成了一场集体的狂欢。又如比如,一只鸚鵡腿和着大量干面包被做成浓汤,大家终于见到了肉腥,浓汤一下子勾起了所有人曾经的生活记忆,吃的时候都约而同地精致优雅起来。这些情节是很有感染力的,是含泪的、无奈的精神释放。越是这种隐而不发的叙述调子,读者就愈能真切地感受到集中营内一点点积攒起来的、郁结于胸的愤懑绝望的情绪。

其次是生动的人物塑造。我主要说三组人物,首先是卡米洛和海莉,他们在进集中营前,内心都有永远抹不去的伤痛。卡米洛亲眼目睹自己的父母被日军活活烧死,海莉则痛失幼子,被爱人抛弃。卡米洛年幼、孤独、悲伤,无助是他内心的底色,海莉率性敢为,但心如枯槁。卡米洛的成长得益于中国的两个小朋友,一个是树,他带给卡米洛的是真善和美好,另一个是韩小亮,他给予卡米洛的是勇敢和坚强。韩小亮用生命带给他的那顶七彩风筝,牵制了他的心扉。书中写到,卡米洛在去墙根接七彩风筝时,无比神圣、激动、期待的心境突然被无情的枪声撕裂,韩小亮和那顶七彩风筝挂在高墙的电网,极具震撼力。之后卡米洛变了,他不再恐惧和忧伤,而是选择忍耐和沉默。沉默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无声的反抗。他冒着危险,勇敢地参与了肖恩半夜去敲钟和悬挂美国国旗的行动,在心

理上已成长为一名男子汉,海莉的复苏则缘于爱的回归,难友新生儿的诞生、卡米洛的依恋,唤回了她的母爱天性,而肖恩的无私无畏以及关爱,也深深触动她的内心。她变得正义、良善和无惧,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和温暖他人,也以自己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告别,这种告别,谁说不是是一种爱的纯洁呢!

第二组人物是肖恩和约瑟夫,他们都是带给人温暖、力量和光亮的人。肖恩无疑是集中营里最忙碌的人,他是卡米洛的监护人,是自治委员会成员,为难友服务,对日谈判斗争,写日记揭露日军暴行,开辟墙外秘密通道,不仅缓解墙内生存困境,更给集中营带来弥足珍贵的信心和希望。作家在肖恩身上诠释着爱的意义。约瑟夫是钢琴家,初入集中营时,他自毁形象,以“狼人”现世,白天孤僻独处,晚上发出声音“狼嚎”,以这种方式控诉和宣泄。集中营里是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的,但约瑟夫以精湛的钢琴演奏,让日本人低下了枪口。书中有两个细节耐人寻味,一是有个叫小野的少年军人,曾用一瓶牛奶换取约瑟夫弹奏一曲《春之歌》;另一个细节,还是这个小野,却在约瑟夫弹奏时粗暴地砸坏了钢琴。这期间,小野经历了被迫举枪杀人的过程。音乐能使人性复苏,但战争却使兽性满血,这是铁律!

第三组人物是皮特和史密斯。在进集中营前,皮特是天津惯常坑蒙拐骗的马戏团成员,史密斯则是警察局长。他俩曾多次发生过警察抓小偷的交手,现在同是天涯沦落人,但各自的秉性不改,仍为“天敌”。在这座封闭的、失去自由和尊严的集中营,这对关系也在提醒我们:法律和秩序不可缺失,这是人群的基本需求,当然还有爱、温暖和信心。

第三点,我想说说高墙外的世界,也就是潍县人民的作为,这在小说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维度。海莉在她的绝笔信中说:“在战争面前,每个人,每座城,都是孤儿。”这是她绝望心境下的表达。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虽然在日寇的铁蹄下,潍县人民也饱受摧残、生活艰难,但他们对集中营内无辜的难民也抱有深切的同情。当墙内的秘密通道开启的时候,他们甘愿以身犯险,竭尽所能,为墙内输送着约定的急需物品,甚至潍县人现场被抓,宁死也不愿供出集中营内的食物主顾。他们都是普通卑微的人,有干苦力的,有掏粪工,甚至大字不识,但他们善良,有中国人的大义和骨气。除了输送食物物品,他们还联系游击队,接应集中营越狱,传递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断胜利的消息,正是有了这些正义的、为重建秩序而奋斗的人,集中营里才重新燃起希望的火焰,这是他们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墙里墙外,大爱无疆,天下大义,潍县人的行为是最好的注脚。

2021年2月3日,国际和平城市协会宣布潍坊荣登“国际和平城市”名单,成为继南京之后中国第二座获此殊荣的城市。《乐道院》是一部提炼了的、形象化的历史,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作品,它的意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